



前沿阵地

王希坚 著

515.12
21

內 容 說 明

這本書里的三篇小說，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的战斗生活。作者在这里描写了老战士如何关怀、帮助新战士在战斗中鍛煉成为坚强、勇敢的战士；也描写了中国人民志願軍如何英勇、机智的打退了敌人坦克群的进攻，以及如何在敌人強烈的炮火的威胁下歼灭敌人。

藏

女子

好

前 沿 陣 地

王 希 坚 著

封面設計：張文瑞

※

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香餌胡同1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67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新华書店經售

※

总号(文)0257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3/3 字数28,000

1957年7月第一版 1957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500

統一書号：T10023·235

定价：(5)一角一分

目 录

前沿陣地.....	2
美国坦克的坟墓.....	20
敌人不敢抬头了.....	38

前 沿 陣 地

朝鮮的天气真是有点儿奇怪，每次都是先下雨，后来变成小雹子，最后又变成雪。早晨起来还暖呼呼的满有点春天的意思，一到晚上又冰封雪盖的变成冬天啦。在前沿的战士们最不喜欢这种天气，连雨加雪地下那么一阵子，既不象雨水一样会很快地流到交通沟外面去，又不象冬天的雪那样，还能踏出一条干路来，往往雨和雪一掺混，就把整个沟底都变成了一盆子泥浆糊，一踹踹到脚脖儿深。作战时自然是说不得了，就连不作战的时候，也会弄得全身沾满了泥巴，象个泥猴一样，一股子难受劲。想生点火烤烤吧，树枝子也点不着，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是湿的，早把所有的火柴都弄潮啦，连烟都没法吸。想鑽进猫耳洞去休息一会儿，洞里也是湿漉漉的，坐也不是，躺也不是，除非打炮打厉害了，谁也不愿意往那里边鑽。

刘永安坐着的这个地方，却是他们小组阵地上唯一的一块干燥的地方。这是一个天然的石洞子，不象他们自己挖的猫耳洞那样又窄又深，但是却同样是很隐蔽，又能躲雨，又向阳，观察敌情也比较方便。所以他们就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别名，叫作“大礼堂”，平常吃饭和开小组会大半是在这里，一到下雨天更不用说，谁也没有鑽坑道的，白天晚上都在这里挤着，要说这个“大礼堂”有多么“大”呢？其实只有三个屁股那么大，他们全组三个人都坐在里面就挤得满

滿的。今天小組長王國善叫把所有的手榴彈和一切怕潮的東西都搬到这里來了，因此更顯得非常拥挤。

老戰士馮德貴，把身子蜷起來象個大貓一樣，頭向里，在一排手榴彈箱子上睡着了，半截腿還伸在外面，這就占去了“大禮堂”一半還多的地方。劉永安靠着洞口坐着，他是一個新戰士，四川人，今年才十七歲，個子長得不高，參軍時報了三次名，都沒准，最後虛長了一歲，才被批准的。這次唯恐不許他到前沿陣地上來，處處都把自己裝成一副大人的派頭，可是裝得有點兒不象，別人就更喜歡拿這一點來取笑他，逗弄他。特別是愛說愛笑的老戰士馮德貴，不懂得小青年們這種心理，開口就是那些俏皮話，常常惹得劉永安紅了臉，鼓起腮幫子來。一到劉永安摸不開的時候，馮德貴又會低聲下氣的賠不是，甜言蜜語的象哄小孩一樣的哄他，弄得劉永安硬也不好，軟也不好。在劉永安看起來，抗美援朝這樣的大事，應該是不許隨便開玩笑的，可是馮德貴卻除了打仗以外，專耍那些油嘴滑舌，因此別看馮德貴是老戰士，劉永安對他很有點兒瞧不上眼。

今天劉永安在下崗的時候，在交通溝里摔了一跤，弄了一身泥。他雖然到前沿來已經快半个月了，但是小青年喜歡干淨，不象大多數老兵那樣不在乎，他穿的衣服還是象在後方一樣，收拾得板正正的。就是下了這幾天雨，他身上衣服也是濕了，但是總注意躲避着沒弄上很多泥。馮德貴就不斷地拿這一點來取笑他，說他是大少爺當兵，脫不下大褂子來。他却很不服氣地說：“平時用泥巴把自己箍起來也算不得勇敢，到打仗的時候咱們再看。”今天他摔了跤，馮德貴自然

不肯把这个好机会放过去，順嘴就編了两句快板說：“平时不沾一点油，一沾沾成个小泥猴。”惹得刘永安着了急，紅着臉跟他吵起来。馮德貴心里却是沒气沒火，把別人惹出来了，他就躺在那里，老着臉皮熬笑，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刘永安坐在洞口上，肚子里憋着一股子劲沒处施展，一边揉搓着自己的衣服，一边心里想：“如果今天敌人来了，就和他们干一气該多好啊！可是剛下过雨，敌人不会敢来的。”……

小組长王国善从了望口回来，刘永安赶忙站起来让地方給組长坐。王国善不叫他动，自己搬块石头在外面坐了，一只手支在下巴上，在想着什么問題。

“敌人今天会不会进攻？”刘永安問組长，同时注意着自己問話的口气，是不是会被人怀疑自己胆小害怕呢？

“进攻？随时随地敌人都可能来进攻，我們这里隔敌人不是只有三百多公尺嗎？”王国善一边考虑一边說，后边又加了一句：“可是白天你們要好好睡点覺，有了情况才能应付。”他看了躺着的馮德貴一眼，馮德貴睡熟了，正在輕声地打着鼾。

有了战斗經驗的王国善，已經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随时都准备着发生情况和应付情况。他常常在吃飯的时候，談天的时候，或者半夜里睡醒的时候，突然給自己出这样一个意料不到的題目：“假若現在有情况怎么办？”然后他就想起了自己領導的小組，想起自己的武器和自己的工事，一轉眼之間就能把这些事情統統想一遍，覺得一切都沒有問題了，他才在心里笑一笑，再去吃飯，談天，或者睡覺。剛才

在沟崖上观察情况的时候，他看见下面沟底下小树林子旁边，好象有一个人影，离自己不过二百公尺，他心里马上警觉起来。但是注意看时，那里却好象并没有人。他心里考虑象今天这样泥滑的道路，敌人来进攻是赚不到什么便宜的。应当让小组的同志们好好休息一下，说不定过午敌人会出动的。

“你光叫我们睡，可是你为什么却总是不睡呢？”刘永安在组长叫他休息的时候反过来问道。

“我，我不困！”王国善笑着说。

“组长，我们为什么不去进攻敌人呢？”刘永安接着又是一个问题。

“那当然没有问题，前边的八九六高地咱们早晚是要拿下来的。”王国善说。

“可是我有一个想法，组长！”刘永安又郑重其事地接着说，听了自己讲的话满象一个大人的口气而高兴起来。“你看，他那边山势是比较高的，可是这许多沟沟里都能很隐蔽地爬上去，直到跟前他们也发现不了。我们只要有二个排的兵力，一路从左面贴着那道山梁爬上去，把敌人山崖上那两挺重机枪卡住，另一路从右面绕过去，堵住他们掩蔽部的门口，这样他们就一个也跑不了。”他指手划脚地说起来，象个小军官一样，却把自己小孩子的样子在高兴中完全露出来了。王国善一边听，一边抿着嘴笑。

“嘿，现在你指挥起二个排来啦，什么时候升的连长啊？小刘？”馮德貴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大概已经听了一会儿，一边向上爬着，一边拉着长声说：“你比咱们上级，

想得倒还周到啦！”

刘永安心里老大不满意，正要和馮德貴爭辯几句，猛然一陣嗖嗖的刺耳的声音，大家立刻凭經驗知道有一排子炮彈正向着他們这边来了。馮德貴忘記了打呵欠，忽的一声站起来，把王国善一把拖过来往洞口里头一塞，他自己在外面一堵。王国善被洞頂的石头把头碰了一下子，正要喊：“哎呀，好痛！”还没来得及喊出声来，只听轟的一声，就象整个洞子翻了一个过儿似的，每个人都晃了两晃，一陣烂泥夹着火药的气味扑过来。等大家定了神看时，每个人身上都沾滿了五顏六色的泥块块，馮德貴一仰一合地放开嗓子大声笑起来。

“冷炮！”刘永安說。看見馮德貴一点不害怕，他自己也不在乎。

“要当心，可能还有。”王国善从洞口伸出头来，揉着碰破了头皮說。

馮德貴翘头蹣脚地要向外面望一望，还没走出三步去，又是一陣嗖嗖的声音，他馬上三脚两步縮回洞里来。又是一陣爆炸声，比剛才那一陣还响一些。

“准备战斗！”炮声一落，就听到王国善的喊声。他一边喊，一边搬着一箱手榴彈，順交通沟左边跑去了。

前沿上的空气，真是每一秒鐘都可能发生不知道怎样突然的变化。也許人們正吃着飯，正烤着火，或者哪一个人正講着故事，一大堆人津津有味地听着，猛然情况一来，就在半秒鐘之內，馬上就变成另一个世界，每个人的心情就变成另一种心情。一秒鐘以前还觉得是重要的或者有兴趣的东西，一刹那間就忘干淨了，疲倦的人們也用不到喚醒，睡着

覺的人會自己跳起來，直到各個人一陣忙亂之後，安定下來，才會明白自己作的是什麼。

劉永安安定下神來的時候，發覺自己是在靠左邊的一個火力點的胸牆後面蹲着，右邊隔不遠，組長王國善在那里露着頭，身子被交通溝拐角擋住了，只看見他的頭忽而抬一抬，忽而縮一縮，象自己小時候扒在大人人群後面蹣着腳尖看夜戲的時候的樣子。再往右邊，還看得見馮德貴坐在機槍掩體里面崩下來的一塊大土塊上，手里拿着步槍在瞄準，眼睛眯成一條縫，好像是笑的样子。

“敵人會上來嗎？”劉永安心里仿佛有点奇怪似地想，伸出頭來也象王國善那樣向外面張望。前面仍然象平時一樣平坦坦的，有几处落了炮彈的地方烟氣還沒散，看不見一個敵人。又往遠處看，溝下面小松林當中，好象有什麼在移動，但也看不清楚。

有人拉他的衣裳，回頭一看，是組長王國善到他這邊來了。

“看見嗎？那邊有敵人。”王國善用手指着山坡的左面。

劉永安轉過頭來向那邊一看，果然有几个黑忽忽的影子，头上的鋼盔看清楚了，前面一排是四個，后面緊跟着又鑽上來兩個。劉永安的心突然緊張起來，立刻抓起兩個手榴彈來，把拉弦套到自己手指上。

“不要慌，沉住氣，聽見我打再打，到三十米的時候……”他聽見組長在他身後邊囑咐他的聲音。

劉永安呼出一口氣，覺得自己可能是有点慌了，真應該沉着冷靜一點。這時候，敵人已經完全翻過山坡來了，好象

很慢很慢地在爬着，但还是不停地向前爬。刘永安用眼睛来回打量着他和敌人之间的这一段距离，几次压住了想把手榴弹甩出去的念头。他觉着组长似乎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身边，但他没想到回头，也没有喊组长一声，仍旧是眼睛直盯住前面，紧握住他把环套在指头上的两颗手榴弹，另一只手又摸过来另外两颗。

敌人并不打枪，他们这边也是静悄悄的，整个前沿是一种奇怪的沉静，这种沉静的空气紧压住人的心，叫人喘不过气来。仿佛是过了很久很久，上来的敌人聚集在前面不远的一个炮弹坑的附近。

突然，听到敌人喊出了一种什么声音，前面一排敌人猛一抬头，象要扑上来的样子，但是紧接着更快地他们重新跌在地上，几乎是同时，刘永安听见了组长的枪声，他的准备好的两颗手榴弹也从手里飞出去。他看见自己的手榴弹正落在敌人堆里，他缩回头来，又扔出了另外的两颗，这时才听见爆炸的声音。

在他回头的时候，他看见馮德貴也在那边丢手榴弹，并且嘴里喊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脸上露出一副怪样子，刘永安没有动思想，也跟着喊了一声，自己也没有听见自己喊的是什么。当他再伸出头来的时候，他分明看见有四五个敌人正在你拖我我拖你的向下滚。

刘永安觉得自己好象长高了一些，一股喜悦的心情，透过了他的全身。这时候他才有时间回想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他回想着组长怎么招呼他，他的手榴弹是怎么甩出去的。他懊悔刚才还没有能够很好的瞄准，敌人距离得是太近了。

敌人从远处打过来一梭子机枪，刘永安連头也沒縮，随后还把头伸出去望了望，他知道，敌人現在隔着老远了呢！

忽然又看見組長在向他摆手，他不明白摆手的意思，后来才明白，原来王国善是叫他赶快隐蔽起来。他剛蹲到洞口去，四五顆炮弹一齐声在附近爆炸开来。

但是炮弹的爆炸声也压不住刘永安心里的高兴，这是他第一次和敌人面对面地接火，他們已經把至少是一个排的敌人打垮了。

过了半个钟头，敌人又冲上来一次，这次刘永安覺得敌人的劲头还没有第一次那么大。他轉移了一下地方，又丢了六个手榴彈，敌人又象第一次那样跑回去了。这次他看得更清楚，一堆拖回去的四个敌人都是他的一把子手榴彈打倒的。敌人向回跑的时候东边六連和西边八連的輕机枪也配合了一下子，敌人又倒下去不少。

剛剛二次把敌人打下去，后边跑来了副排长，扛着两箱子手榴彈，臉上老是那种笑嘻嘻的样子，跑过来就和王国善握手。他們握得那样的紧，象是两个老朋友多年沒見面一样。刘永安也跑上去拉住副排长的左手，他覺得他們从来没有这样亲热过。

“你們打得好啊！”副排长說。

“只打死了十几个敌人！”組長說。

“要注意节省彈藥，准备敌人再上来。”

“副排长回去告訴首长們放心，我們决不許敌人冲过来。”

这些簡單的話句，現在听起来多么有意义啊！这是說的

他們剛才打過的那一場和敵人面對面的血戰！

四個人湊在一起，劉永安看着組長身上弄滿了泥，但臉上却是干淨的，帶着快樂的表情，從容地微笑着，仍然握着那上滿梭子的沖鋒槍，他覺着組長真是好樣兒的。再看看馮德貴，臉上被什麼東西熏得更黑了，露出白白的兩排牙，站在旁邊一句話不說，只是笑，樣子有些傻氣。劉永安這時才覺得他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好人，打起仗來多麼勇敢，又多麼能夠幫助人，就算愛說幾句調皮話，好象這也成了他的優點了。

副排長囑咐了一些話以後，就回連部報告去了，他們三個人又各歸原地。很長一段時間敵人只是不斷地打炮，前沿上倒很安靜。他們還有時間把干糧袋解開各人吃了一點，但是誰都不想多吃。

直到太陽偏西的時候，敵人才又發動了第三次攻擊，這一次敵人用了一種死賴皮的辦法，攻上一次來，攻不成，就退到離這邊三四十米以外的一個洼里停住。也不打炮，停一會兒鼓鼓氣再來攻。就是這樣一次接着一一次，情況越來越緊張了。劉永安他們三個人，有時互相還能看見，但大部分時間，就被炮煙隔斷了，誰也看不見誰。

記不清楚又打退了敵人多少次攻擊，劉永安把三箱手榴彈全打完了，忽然聽見馮德貴喊他。劉永安跑上去，看見馮德貴跪在組長的工事里，用步槍射擊。王國善在一邊躺着，臉上身上蓋着一層干土，這是敵人的炮彈從濕泥底下掀起來的干土。

劉永安心里一陣熱辣辣的，沒有想什麼別的，就撲上去

用手把組長臉上的土撥下來，鼻孔里，眼睛上給他擦了一擦。王國善的臉仍然是那樣平靜的，好象睡着了一樣，只是額角上有一小塊血跡，一道細細的血絲順着鬢角流下來。劉永安不知怎麼是好。抬頭望望馮德貴，馮德貴仍然在那里聚精會神地打槍。他肩上挎着組長的沖鋒式，但仍然在用步槍射擊，瞄一会儿，打一槍，看樣子敵人並沒有進攻上來。

劉永安俯下身子去試試王國善的呼吸，一點也試不到了。“難道組長會犧牲了嗎？”他覺得這是不可能的。

“劉永安同志……”馮德貴在身後面叫他。他叫的這聲音好象有些生疏。後來他才想起來，馮德貴一直是把他叫作“小劉”，從來沒稱呼過他的名字和叫他同志，今天這是第一次。

“劉永安同志，我們要有一個人代理組長。”劉永安聽見馮德貴在對他說話，一抬頭，恰巧看見馮德貴回過頭來，馮德貴臉上橫七豎八地塗滿了黑煙和泥巴，兩隻外翻白的眼睛顯得特別大，但他的臉上是那麼嚴肅，劉永安從來沒看見他那麼嚴肅過。劉永安有點想笑，但這個念頭一閃就消失了，他緊接着同樣嚴肅地回答了一句：“你的戰鬥經驗多，我服從你的指揮。”

馮德貴沒有等他回答，又扭回頭打槍去了，忽然見他把步槍向旁邊一擡，從肩膀上拉下沖鋒槍來，直了直腰，向前面掃射起來。劉永安心里一緊，一步跳到掩體边上，看見壕溝外面黑壓壓的一片敵人涌上來了，不知道有多少。劉永安摸起一把手榴彈來，一下子就丟出去了，接着又向兩邊丟。一直到臉前的手榴彈丟光了，他楞了一楞，又伸手抓起馮德

貴的步槍來。

“你快把組長背到坑道里去。”馮德貴用命令的口氣對劉永安說，頭並沒有轉過來看他。

劉永安扣了一下步槍的扳機，槍沒有響，可能是沒有子彈了。他放下槍，又跑到組長躺的那裡去，拿起自己的步槍，抱著組長，向坑道口上走去。

在坑道口上，全是泥水。劉永安俯下身子來，用拿槍的右手攬住王國善的身體，把重量放在自己的右胸和右腿上，半仰著身子，用左肘支住身體，向裡面爬進去。

坑道裡面黑洞洞的，有一股子叫人怪難受的霉濕氣味。劉永安的頭好幾次碰在坑道旁的木柱子上。地下面有好多水，也可能是自己棉褲上破了一個洞，他覺得一道冰冷的水流流進他的左腿下面，隨後整個的腿好像是麻木了，再不大覺得涼了。劉永安掙扎著爬進裡邊，到了坑道正中的小洞口上，把組長放下來。想找點東西鋪一鋪地下，可是四周沒有一點干東西，頭頂上還滴嗒滴嗒的向下滴水，他摸索到一處沒有水的地方，把王國善的身體推到那邊去，這才想起來馮德貴還在外邊，拿起槍來，弓著身子，又往坑道口上跑。

坑道口被馮德貴的身子遮住了，馮德貴屁股向裡，頭伸在外面張望，忽然向外丟了些什么，就向裡邊縮進來。

“敵人上來了嗎？”劉永安問。他的頭正碰在向後退的馮德貴的身上。

“不要緊，我們堅守坑道！”馮德貴一邊說，一邊費力地轉過身來。但他馬上又靈活地轉過去，對劉永安說：“快，你去監視那邊。”

刘永安跑到坑道另一边的口上去，这边静悄悄的，他伸了伸头，又缩回来，什么也没有看到。

馮德貴也从那边跟过来，低声地問他：“还有彈藥沒有？”

刘永安还有四个手榴彈和五六排步槍子彈。馮德貴向他要了两个手榴彈，叫刘永安給他掩护着。他說，他記得“大礼堂”那边还有两箱子手榴彈，要去把它拿进来。

刘永安又跟他跑回坑道那边口上去，馮德貴象一条蛇一样地向外爬，刘永安也学着他的样子。馮德貴叫刘永安在坑道口上待着，他爬起来一溜烟出去了。刚到拐角上，忽然又伏下身子，丢了两顆手榴彈，又轉身跑回来。

“那边有敌人！”馮德貴推着刘永安藏进洞里，那边手榴彈一陣响，夹杂着敌人乱噪噪的喊声。

“这一下子可能炸死他几个！”馮德貴臉上又露出那种狡猾的神色，他一面用一块破布胡乱纏着自己手腕上的伤口。

“你挂花了？”刘永安吃惊地問。

“今天这大概是第三次啦！”馮德貴象是很得意似地說。

“敌人会不会向我們連部那面打过去？”刘永安担心地問，他挂念着連长和指导員。

“說不定，反正我們不离开这里，让敌人送死去吧！”馮德貴說。“你身上还有手榴彈嗎？”

“只剩两个了。”

“怎么办？可惜那两箱……”

刘永安忽然想起来，組长腰里好象还别着两个手榴彈。他回到洞里去一摸，果然在王国善口袋里找出两顆手榴彈

来。他高兴极了，在这样情况下面，多有两顆手榴彈是多麼寶貴啊！正要去告訴馮德貴，在他一回手的時候，他的手碰着了王國善的手梢，感覺到一陣冰涼。他心裡一跳，用手去摸摸王國善的臉上和身上，全身都涼了。他的高興消失了，好像第一次才發現這個問題，拿着手榴彈的手無力地落在王國善的身上，自言自語地說：“組長死了，他真的犧牲了！……”

馮德貴在黑暗里也進來了，劉永安感覺到他那溫暖的大手摸在自己手上，各人眼里都流出眼淚來。

劉永安想起組長指揮自己作戰，不就是剛才的事情嗎？他說的“不要慌，沉住氣，聽見我打再打，到三十米的時候……”這幾句話還在他的耳朵邊，他的影子還在自己眼前，可是組長現在已經犧牲了。馮德貴悄悄地把手抽回來放在自己臉上，他大概也是在擦眼淚吧。

“劉永安同志，我還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你——也還不是一個青年團員，……”馮德貴說了這樣一個半截子話就停住了，黑影里看不清他臉上的表情，不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

劉永安正想說一句話，外面傳進來一陣嘈雜的聲音，大概是敵人又沖上來了。劉永安把一個手榴彈又給了馮德貴，兩個人一前一後，向外邊摸出去。外面象是在打電棒，他們剛摸到拐弯的地方，外面砰砰几槍打進來，又摔進一個冒着煙的手榴彈來。馮德貴一把抓住手榴彈又丟出去，轟的一聲響了，他又用槍打了几槍，外面就沒聲響了。

“他們封鎖我們了！”馮德貴說，“媽的，看誰斗過誰吧！”

這時候，敵人的大炮轟起來了，可是落得比較遠，仿佛

是打到他們陣地后面去了。他們在坑道里只覺得泥土往下落。馮德貴斷定敵人是越過他們這個前沿陣地，向連部那邊攻過去了，他又試探着向外面爬，可是坑道口上有敵人，一有動靜還是向里边打槍。

“天已經黑了吧？”劉永安問，他覺得時間可能已經很晚了。

“大概早已黑天了，”馮德貴說。“不用忙，這就快到咱們拾掇他們的時候啦！”

兩個人每人朝着一個方向，在黑暗里瞪大眼睛看着，準備一發現敵人的影子，就扔過手榴彈去。可是在洞子里面待久了，身上冷起來，濕透了的衣服，象冰一樣地貼在身上，牙齒忍不住要磕碰起來。

“你餓不餓？”馮德貴忽然小聲問。

“不餓，只是害渴！”說也奇怪，在這濕洞子里四面水圍着，但是人却渴得要命。劉永安幾乎想拿嘴唇向旁邊潮濕的木頭上吮一吮，但是他用力忍住了。他想：“我們就要出去的，等一等吧！”

等了不知道多少時候，劉永安心里暗暗地想：“難道就這樣等下去嗎？一天，兩天，三天，也許我們永遠不能再從這個黑暗的洞子里出去了，也許不能再看見明天晴明的太陽了吧？——要是沒有馮德貴，一個人在這里多可怕啊！想到這里，他又輕輕地喊了一聲馮德貴。

馮德貴象是知道了他的意思，也輕聲地說：“你這是第一次進坑道吧？去年我們遭了一次，在坑道里蹲了一天一夜，可是我們前邊一反攻，我們就从屁股后頭摸出來把敵人